

國朝文錄續編

切問齋文錄引

切問齋文鈔吳江陸朗夫先生著先生由舉人官至陝西  
巡撫以清節見重於時在山東藩司任內與撫軍齟齬至  
乞病以避之卒之撫軍黜而先生遷惜乎任巡撫一年遂  
薨而素所講求者未及盡見於世也其學以六經爲質的  
以諸史爲證據以練達時務爲門庭以措諸實用爲歸宿  
故其輯經世文鈔也屏除一切性命理氣及考據叢碎之  
冗言而專取其截然有當於實用者而所作述聞於方技  
憂衍之書人所習焉不察者亦根據古義駁而正之文亦  
簡嚴正大典則不刊無論非詞章家所能卽以經術自命

者亦不能如是之有體而有要也今錄其文爲二卷

切問齋文錄卷一

吳江陸耀朗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原善

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耻不善而知人性之本善既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叅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耻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耻不善之心轉而耻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耻也直謂不善爲善而

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耻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性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可慕荀或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荀或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蘇軾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李贊則荀或馮道

絕迹於世矣乃荀彧馮道而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  
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  
富貴而歿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  
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  
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耻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視善  
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  
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  
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真以伯夷比  
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善爲  
不善而耻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

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荀成是人也乃真以荀或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或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不善爲善而慕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是故雖當陷溺旣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叅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貞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容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思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昉乎道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知信

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移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循而行之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之本無不善而吾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知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知信而每與禮知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以外君臣去父母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孺子以爲義虛浮任誕以爲禮知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



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怠於再遷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

層層批駁曲曲引伸純粹以精明辨以智通真曾子固言理之文非他家所能有也

# 述命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威儀動作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所謂天地之中卽天命之性也禮義威儀動作之則卽率性之道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卽書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也昔孔子罕言命然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蓋不以吉凶禍福之遇於外者爲命而以天地之中受於天者爲命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也是故命誠在我而已矣其學始於

窮理其事著於實踐其功極於位育知此者爲知命能此者爲有命若夫吉凶禍福以類若應其本在於人心之自然而氣數推遷若有不能盡合者世人不知命之在我乃一以諉諸氣數而又以爲必有程限可以推而前知於是年月日時干支相尅津津然出於士夫之口嗚呼豈不諄哉列子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何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通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閔之才不出舉人之下而壽十人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

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  
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  
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此則若之  
所制也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  
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  
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夫列子之所謂命猶是初無程度  
期限之氣數氣數誠不可知而天地之中則可知也易言  
至命中庸俟命孟孺立命而此曰定命其義一也學者知  
其所可知不求知其所不可知此之謂知命

命字專歸義理而不落氣數較穆堂先生原命尤爲斬

鹽葛藤

神氣上

盈天地間日月之所以行星辰之所以陳四時之所以序  
百物之所以化皆氣也此氣烏從生乾鑿度曰天地之初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  
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既有始則必有  
終而何以充塞周流不竭不止以迄於今日氣與氣相接  
而生天地能生人物人物亦生天地猶之風動而火颺火  
急而風烈風助火火亦助風也人物附地而生喙者息蚊  
者行勾者出萌者達虎嘯於山龍興於淵鳥亂於雲魚遊  
於水至於人而五官百骸運動知覺莫非氣之所爲此止

則彼行此靜則彼動此衰則彼盛此死則彼生合衆氣以相嬪而日與天薄天亦不能不隨衆氣以周旋譬之車然三十輻共一轂輪轉而轂運於中轂運而輪亦自轉於外也是故人物須天以生天亦須人物以立天人一氣相爲灌輸民氣和樂禽獸魚鼈咸若則和氣之蒸有景星慶雲醴泉甘露之類以應之民氣愁慘上下草木鳥獸不得其性則戾氣之感亦有日食星變山崩地裂之類以應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之視卽天之視民之聽卽天之聽矣禮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人之心喜則口開怒則口張哀則涕零樂則體抃民之於君亦然

君仁則民氣舒君暴則民氣促舒促之氣動於下吉凶之兆見於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恆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孔子皆與人事雜而書之誠以天氣卽民氣民心卽君心皇建有極而休徵皆至皇之不極而咎徵並集呼吸感通不隔毫髮也夫是氣也循環相生充滿無間原其始乃資乎人物聖人指其氣之精者而名以命之在陽曰神在陰曰靈神靈之號旣出而昭明焄蒿悽愴亦遂動盪於不容已聖人於是制爲祭祀鬼神之禮焉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



醇乎其醇微乎其微知此解者未易旦暮遇之也

與邱省齋論易書

蒙諭李來二氏易可與安溪並觀且見西河源委極感獎  
掖之意竊嘗謂六經之中易最艱深然而廣大悉備九流  
百家無不托體於是是故龐雜尤甚此在漢晉以前已然  
乃自程朱至今著書者又數十家雖有 欽定折中而言  
人人殊迄今未息其喙禱昧寡學懷疑百端今閱先生讀  
易記似有啟悟先舉胸中所積久未決者以求辨正然後  
乃請終事焉可乎其說曰乾之初畫爲奇一此奇畫卽太  
極太極不可圖卽於此畫窺其朕奇變爲偶一偶與奇對  
是爲兩儀儀者象也故曰有儀可象未有儀安有象後儒

因繫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於奇偶二畫之前虛而圓之  
○以象太極是太極竟可圖也四聖人之所未圖而後儒  
圖之必後儒之智出於四聖人之上也所不敢知也陽儀  
之上復長一陽二則爲太陽陽上有陰二則爲少陰陰儀  
之上復長一陰二則爲太陰陰上有陽二則爲少陽是謂  
兩儀生四象四象各有主名太陰太陽少陰少陽也由是  
太陽之上復長一陽則爲乾三長一陰則爲兌三太陰之  
上復長一陰則爲坤三長一陽則爲艮三少陰之上復長  
一陰則爲震三長一陽則爲離三少陽之上復長一陽則  
爲巽三長一陰則爲坎三是爲四象生八卦八卦亦有主

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也於是引而重之八八相乘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亦有主名屯蒙需訟以下是也今先天圖自下而上共有六層八分十六分三十二不知此十六與三十二其取類何等其稱名何若雖謂出於邵子所不敢知也繫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門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則伏羲作易有則有效有象有觀有取非專以河圖而後儒必曰則圖畫卦於是據天一地二之文而創爲河圖河圖與天球大

訓同陳顧命四聖人何以不取冠於易冠於易則止爲則  
圖之易而非有則有效有象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之易矣  
挂一漏萬偏而不舉是故不爲河圖而專尋卦畫舉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蹟而不可惡動而不可亂而從無一  
言及於圖邵子謂圓者河圖之象方者洛書之文朱子本  
義又以方爲圖員爲書方圓之間尙不能合而謂此四聖  
人之易所從出也所不敢知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故凡五行星緯脉律分宮納甲之屬皆出於易謂出於  
易可矣調解易必須此數者則惡乎可且夫五行自戴洪  
範入象自配八卦今以乾兌爲金坤艮爲土震巽爲木坎

爲水離爲火是併八卦而爲五卦矣治厯明時不言氣朔  
盈虛作樂崇德不言律呂還生蠱甲巽庚革已復七日臨  
八月不言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今一切舉之以解易是以  
易爲不備之書而待諸儒之補救也又其甚者至謂五字  
從又陰陽之交十一縱一橫陰陽之具乾從卓上下象天  
地而日在其中從乚象物之達從人得天半體而物達其  
下坤土居申位取其順古文申爲鼻象以月繼日又謂五  
十以學易謂河圖五十居中學易必自五十入一似孔子  
之時已有如今所繪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之圖也者所不  
敢知也然則學易者當如何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者七八之畫六十四卦之靜體也  
變者九六之畫三百八十四爻之動象也彖者言乎象爻  
者言乎變此其辭與占也姑置衆說熟觀本文憤悱遞進  
憂樂相尋如是十年庶幾其寡過乎惜也少壯不努力今  
雖得宗匠在前而嘆其晚矣惟幸教之不宣

推陷廓清比於武事

答顧梅坡論易書

燿敬梅坡二兄足下前與友人論易妄謂言理者爲勝惠書開諭良用欣感顧其中有宜答者伏惟覽觀而終教之則其餘尙將繼進於左右以畢其愚焉來書云河圖洛書理數不得分爲二但於卦爻論理究屬易明而難語於本末洞徹燿謂河圖洛書其名雖載於易而伏羲所則以畫卦者孔子不言爲何物馬毛龜背事旣難稽玉石冊書並絲懸斷而今世所傳兩圖易傳本義俱所不取啟蒙載之乃出邵學按其方位則河圖生成之數乃據天一地二兩節之文而作洛書奇偶之數乃據帝出震兩節之文而作



一則納甲月候其說先見於參同契一則太一九宮其法  
備陳於乾鑿度參同契道家之書乾鑿度識緯之說也其  
數固非易數又況理乎古今言數學者漢有焦贛京房宋  
有邵子然皆借易言數而已非易之數如此也何以言之  
伏羲六十四卦已盡萬物之理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已足當萬物之數就一卦而論少一畫不得多一畫亦不  
得就六十四卦而論少一卦不得多一卦亦不得而焦贛  
於此若見少然演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謂之易  
林此畫蛇已成而又添其足者也京房親授其學乃廢蓍  
策而易以錢卜廢九六而易以世應廢動變貞悔而易以

飛伏其於氣候之占廢焦贛直日舊法而易以六日七分  
此以呂易廢而冒稱伯翳之後者也至於邵子先天以乾  
居南以坤居北以離居東以坎居西然則暑爲天而寒爲  
地火爲春而水爲秋乎其經世積年以十二辟卦分主十  
二會大之爲一元十二會小之卽一日十二時然則十二  
時亦有十二辟卦分主之而何以吉凶禍福不聞時刻變  
現驗諸目前而無覩獨推諸萬古而無失乎此易置大將  
使之窮寇極追往而不返者也故曰非易之數也易自有  
兩儀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諸數其用菁  
求卦又自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以得七八九六諸數來

書又云程子實精於數所精者此數也若邵子經世伊川同巷居住三十年未嘗一問易傳中不及先天圖一字豈非理數之本末自具於易而非河洛及諸家之說所能增益者哉耀前謂言理者爲勝實不自意其謬妄不但欲於卦爻論理兼有學易寡過之志焉蓋易凡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言理者十六七卽六十四卦象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等得其一二言奉以周旋雖終身焉可也又自度所居之位在易何卦在卦何爻而卽以其辭考驗得失合者爲吉背者爲凶其效捷於焦京邵子之數遠矣雖然先民有言易以前民用也非以求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意

也足下方研精於數必將河漢斯言然審其是否而徃復  
之此道幸甚不宣

前路辨鋒橫出足以間執異議之口後幅尤粹然儒者  
之言

又與錢巽齋論文抄書

家駁武學博讀書說及不可譏笑時文又臨川別籍異財  
議非是誠粹然儒者之言也然蒙竊有說未知其有當與  
否凡讀書之說一則淺學之士怠惰苟安四書講章而外  
不肯稍事旁搜此當教之讀書以廣見聞一則異端之學  
直指心體以讀書爲鶻外交離而塊然與槁木死灰何異  
此當教之讀書以資窮理乃今日學者之病皆不在此於  
六經誦未上口而傳注之異同則言之甚悉於諸史閱不  
終卷而史才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其詞賦雖揚馬班蔡不  
足爲工其歌詠雖潛陸徐庾不足爲麗若云學在躬行則

夢寐何嘗偶及道在日月則學生詎有纖毫然而馳騁泛  
濫窮日繼夜勤而無所愈多愈失國初諸儒間有能言其  
非者今則時文之外羣然俯首於詩賦一流以自矜其淹  
博以爲學如是止矣武學博者乃獨傷之而爲說以示曰  
孝弟謹信親愛而後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遊藝先本  
後末合以從事之謂學竹簡木版手披口誦之謂讀書歷  
引孔孟言學之語以證讀書之僅爲餘事此其意何異謝  
上蔡強記古今程子以爲玩物喪志真西山日讀左傳朱  
子以爲不知急務乎其人名不出鄉里官不過司訓而著  
書警世有出於恆情之所不到者又烏可不急爲採錄乎

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習舉業  
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  
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  
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則如  
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十  
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  
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  
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未必不中三公皆 本朝  
之大儒而其言無不與程子合者可見此事不必以詩賦  
策論與時文相軒輊得則皆有所得失亦皆有所失往時

有與吳門程佐高書曾極論之虞山顧古湫爲拙集序文  
不謂然也然當時實未見清獻公諸人之論今則所信益  
堅卽教子弟亦不以此爲汲汲矣詩賦策論雖均之不得  
真才而其人又好尙學術尙可因文以窺見一二如賈誼  
與輩仲舒自是兩種學問姚宋之詩與宋之間沈佺期定  
是各樣筆墨若今之時文則人人孔孟字字聖賢矣暗中  
摸索止辨其文之工拙而不足以知其人也魏叔子陳午  
亭朱竹垞諸人之餘論似不可不存以待方來耳大功同  
財何嘗非聖經遺訓但愿數親串之中有宗族同居而不  
彼此詬誶者乎凡人遠則相思昵則相狎親親之仁不在



同堂共爨是以三代之得天下也衆建親戚使之各君其  
國各子其民乃至制民之產亦必析之又析一夫受田只  
合八九人而止餘夫及歲必別授田百畝分形連氣之人  
未必卽在八家同井之中其有越陌度阡而藹然相接者  
惟有定分故也各惜其才各勤其力然後有無可以相通  
患難可以相救遂天下之至私乃成天下之至公此道不  
行人無定志少可凌長衆可暴寡骨肉之間遂生嫌隙又  
安得以九世同居爲可必能而勸人別籍爲非篤論哉匪  
獨此也刲股事親豈非孝子未婚守節豈非貞女然而皆  
非聖人之中制王道本乎人情蓋在此也今誠不敢教人

以出分第爲子孫計者不可不深長思矣吾能必之於子  
不能必之於婦能必之於婦不能必之於孫孫又生子子  
又生孫利相競也勞相諉也其有百年不散之筵席哉天  
下有名甚美而實不濟者此類是也以上諸條未敢自謂  
必然恃知我之不棄幸有以相復不宣

前兩條鍼砭時病猶爲他家所能後一條辨別籍異財  
之實爲古制適合時宜併賜穆堂先生原說之所未盡  
可謂之真經術矣

與王惺齋論佛教書

蒿菴釋迦院記作彼法申語爲大儒之玷不能無待於後來者之去取先生之言良是也如大著虎頭巖募疏以其爲龜山過化之地浮屠祖真母孔姥壽序以其能節食養母異於呂炁廖甲之絕倫理而情游兼明繪父像於師旁雖不中禮猶有仁孝之思是皆有憫世警俗之意而出以昌黎震川之筆比之蒿菴洵爲過之惟與楊觀察書以爲佛教勝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諸書儒者不可以不考則蒙竊有所未安佛書精要不外吾儒其徃徃與易論語合正其竊吾易論語之糟粕而爲說以惑人耳蓋竊吾聲色

臭味安佚諸外遇之名而謂之六塵六根竊吾有物有則之義而謂之卽空卽色竊吾不偏不倚不以寂感而殊者而謂之不生不滅竊吾不磷不淄不以磨涅而變者而謂之不渝不淨竊吾不加不損不以行藏而異者而謂之不增不減竊吾樂天知命之境孔顏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而謂之遠離諸苦究竟涅槃成正等覺祛吾篋而發吾藏得吾似以亂吾真宜在誅絕之條久矣今大著似謂西方真有聖人其書皆與吾合學者不可不閱其經卷得毋欲止沸而又益之以薪乎又謂禪學亦格物致知亦明於庶物如來之智慧自誠而明其由聲聞緣覺入者自明而誠

而特未察於人倫以此爲儒彊之辨夫旣未察於人倫誠  
於何寄明於何著不合意心身家國天下以爲學所格何  
物所致何知此雖不爲彼法申語而固與蒿菴立說之意  
異矣祖真兼明一細行之類儒先生卽引而進之樂善之  
懷如此其恕蒿菴一文辭之似佛近人卽推而遠之議論  
乏口如此其嚴此文行世恐復有以其刻論蒿菴者移之  
天著也故敢竊貢其思臨楮惶恐不宣

斬關奪隘勝他人洋洋大篇

與錢異齋論行述書

伏讀所著令先妣劉宜人行述其體例稱謂一遵果堂沈先生之緒論甚善然竊謂行狀之體如上太常議謚史館作傳者宜用公狀之式不復參以作者之意如子孫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誌銘者乃本哀痛之餘情發祈請之至願必宜從乎作者之自言而稱其祖父之祖父悉以作者爲主父之父爲祖祖之父爲曾祖今果堂乃據穆員白樂天爲證不從狀者之所自稱而從所狀之人之所稱何異祖父生時對父而呼其祖爲父對祖而復呼其曾祖爲父乎唐之大家爲昌黎宋之大家爲廬陵昌黎韓滂墓誌曰

吾與妻哭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孥壙銘曰始命子  
弟與其姆易棺發命者昌黎之命也此下治子孫之文之  
例也廬陵瀧岡阡表爲皇考崇公而作然於祖則稱皇祖  
府君於曾祖則稱皇曾祖府君皆廬陵之自稱而不從崇  
公之所稱此上治祖禰之文之例也至爲宗族友朋之碑  
誌或發乎吾心之悲悼或緣其子姓之徵求雖從所狀之  
人之所稱而必兼敘己意以明不能以不文辭之故曰君  
諱某作文者君之也曰系以銘作文者系之也唐宋名家  
無不如此非始於明之中葉此卽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  
其於母氏如歸熙甫先妣事狀則稱外曾祖外祖邢子愿

萬太君行狀則稱外王父母蓋又自歐陽公之例而推之  
未可以爲非也且果堂之論旣從所狀之人之稱而以其  
祖爲父曾祖爲祖矣而其自述真崖府君吳孺人之題則  
仍曰先考真崖府君述先妣吳孺人述於題則考其考妣  
其妣於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妣之妣旣考其父又考其  
祖於義已乖旣妣其母又妣其外祖母於義乃大不可此  
獨不爲用意惟值爲言不順乎凡爲文字惟求其是僕不  
敢以穆白二公爲非而固必以韓歐諸公爲是惟純孝之  
君子擇焉

按果堂先生說本黃黎洲金石要例而未詳韓歐諸家



手著之文其稱謂固與稊員不合也自註

此等處人多不察此文乃別白言之予曩讀果堂文以爲然讀此又進一解矣

上馮師問喪儀書

不孝慘遭大故昏迷不知所措恃老夫子之提誨如夜行而得燭誠不孝萬千之幸兩次辱臨飫聞至訓不孝謹凜奉行深懼弗逮惟外間或以反古爲疑不孝循省內訟自以爲皆遵 今制並非古禮如冠服及百日剃頭皆京師職官士庶上下現行之例又案 大清律凡有喪之家必須以禮安葬注云限三月而葬官員庶人同又云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今不孝擬二月安葬已逾三月之限過此以往近於託故暴露義所不敢出也又各律居父母喪作樂列在十惡之條例內

稱庶民家喪祭之事凡有絲竹管弦演唱佛戲之處照違  
制律治罪不孝擬不用音樂亦 今制也律又云居喪之  
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不孝  
擬止用素饌又 今制也求俗創見以爲古禮不知區區  
一念惟以恪遵 王制爲務不敢自託古人以驚世而駭  
俗也今音樂一事查會典內所載品官喪儀有陳設執事  
並鞍馬五匹之文其執事名數康熙七年 題準不過數  
件並無音樂若權照藩臬衙門早晚鼓吹之例設立鼓棚  
亦只可懸而不作免致喧雜至待客酒肉則以不孝薦墮  
舊俗悉用素饌鄉間滛樸之風不可自我壞之若鄉人食

肉鄉人食素又啟非議之端故前有一槩食素之意蒙諭  
以爲不便自宜改之設有故鄉親友留心於風俗之奢儉  
歸咎不孝者其過至小可以情諒也以上諸條皆就師訓  
所及而申請教益者此外尙有點主一事不能自決敢并  
以請示於左右古者始死立重虞而後立主用桑練而後  
用栗主然則初喪之主尙不以祔廟承祀謹書生卒月日  
於陌中某宮某封於主外以此謂之題主可矣何爲獨虛  
王字之一點延請有爵位者先朱後墨而以爲光寵乎劉  
山蔚曰服官者簿書教令皆用朱以下行上焉者不敢也  
人子於父母而使人肆然下臨之是豈所以尊之乎不孝

前遭先君之喪固未嘗請人今茲欲循舊例親泣血而書之并不虛主字之一點以待貴官長者之辱題不審於理是否有合伏惟明示苦由餘生五中無主禮經迂遠固不可施於今日卽書儀家禮亦繁重難勝不孝僅采用十分之一二而已不免或疑其反古是可懼也然人情固有始而駭中而服久而且化之者流寓之人未諳土俗所仗老夫子大人爲之護持使得伸其人子自致之情庶幾不悖禮律而亦不至大爲指摘之叢則其感激至誠猶生死而骨肉矣不孝耀惶恐謹上

附答書

午後接札未及卽復日來多冗因趁此刻率泐也來札  
考古酌今致爲平正可於尊集中添一篇文字若生則  
素屬空疎何足以言禮而辨論考索耶目前所言乃一  
片真切相關之意耳並未謂尊處有何不合於禮也今  
就來札諸條論之第一點主之說是到萬分近來風俗  
請冠蓋題主不過爲耳目之觀非爲倫常之道也若至  
情至理竟是爲子者敬謹自書一氣感通或爲神所憑  
依較擇子弟之善書者尤爲親疏迴判尊見卓然無可  
疑也若用鼓吹用腥用素皆禮之末節也守經從俗任  
自酌之至於冠服及百日剃頭定制當然外人亦絕無

以此爲疑者所疑在不開僧道不用鼓吹世俗之見不足辨也

切問齋文抄序

道備於經詳於史經猶鵠也史冊所載則古今射鵠之人也讀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則固可無事於爲文矣然自孔子之世卽有老聃孟子之世卽有楊朱墨翟遭秦焚書經缺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驚學者惑於歧途而六經始晦經晦而史家之爭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旨迨唐昌黎韓子出始闢老佛荀楊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其初也由其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衛道者以成文自是唐宋諸儒之務爲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或已然其弊也有爲訓詁之文者有爲講說



之文者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解釋既有漢之箋故  
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擗摭細瑣  
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  
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訟無指毫毛此何爲者也道猶路  
也路有實徑適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轍九軌之途參  
劇之市蕩平正直周道如砥今舍而不由閉戶而談天道  
高座而說明心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  
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  
何爲者也至如馳騁詞章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  
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神爲此不急道不終晦矣

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與其所不必言不若以今人之所欲言與其必當言者以著之文必也以經爲鵠以使傳中人爲同射之耦鵠有定也所以置鵠之地無定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要以必赴乎所懸之的而止及其命中百步之外或在正中或在邊際均之爲中小有參差亦非大失又況事固有與古相違而於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如謂今人之從事於前所云云方竭其聰明才力尙未足與古人爲役而又安能恣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而且可

無肯於道是則大不然也方今名臣大儒接跡熙朝頗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或已見諸施行或尙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固與史傳中人決得失於六經之圃固不虛序點公罔襲之揚解而廢然去也而又於爲文乎何有此則余切問齋文抄之意也夫

先生之學以六經爲質的以諸史爲証據以練達時務爲門庭以建諸實用爲歸宿篇中力掃虛浮獨標宗旨而又拘不腐有經有權一代大儒表裡具見本題只末句一點文格亦超

送成都顧大理使安南序

交南自黎桓等相繼篡立明永樂中新城侯張輔西平侯  
沐晟始討平之後復僭號大越舉二十二府州土民終淪  
化外蓋百餘年於茲矣我朝天兵偶出常在西北非廟  
堂之策有所偏重良由北門鎖鑰遠在陰山瀚海之外則  
所生屏蔽我肩背者條支弱水層層拱護非盡隸我版圖  
不足以界鄂羅斯而衛喀爾喀也夫聲威所震雖以萬里  
西戎折筆管之而有餘矧龍編象郡以彈丸黑子而附麗  
海隅者乎徒以歲時通使奉職惟謹繼世承襲咸請朝  
命故猶儼然列冠帶之國比於內諸侯爾乾隆二十六年

天子於羣卿中特簡我大理卿成都顧公往冊其嗣  
子黎維禱爲王咸謂公是行也流覽川原諏諮風俗必作  
皇華駟牡之作予惟古稱可以大夫者九有曰使能達命  
又曰升高能賦而繼之曰山川能說師旅能誓昔公之鄉  
人王褒揚雄司馬相如之倫皆以詞賦著稱同時若唐蒙  
張騫又皆能出入諸夷垂聲異域公胚胎靈淑黼黻清時  
自京兆改廷尉平反屢奏以公銜尺一之詔適恭順之邦  
其能達命與賦也無足異者惟是所經道里如出廣西之  
憑祥爲雞翎關爲芹站是昔者新城之師所從入也出雲  
南之蒙自爲猛烈關爲柵華柵是昔者西平之師所經行

也爲問向時戎馬之迹猶有存焉者乎夫依山結寨邊江  
立柵戰則驅象前行此蠻人之長技彼越山富良江之火  
攻多邦隘之獅形蒙馬其策尙有可用者乎黎弱陳強僅  
同守府而沙匪郡尋之流又時時竊發於其間維禰受  
天子寵命果足以鎮撫諸夷已乎卽不然丹書鐵券長有  
子孫如吳越錢氏故事維禰豈無意乎公也稅駕此邦知  
必有以仰稱 聖天子之簡任而不愧於古所云能說  
與能誓者如第以詩歌期公則公之文章其爲華國也久  
矣何足以盡公爲使之才哉

前段挾出所以重西北而輕東南之故可謂通達 國

體中後撇開能達能賦而斤重能說能誓亦復搖曳多  
姿

切問齋文錄卷二

吳江陸耀朗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東顧新阡記

將求當代有道能文與顯達之士大夫爲其親誌銘之文則必有束帛之贄而後得焉耀貧不能直自述先人之行事卒葬之年月而已先人孝謹聞於鄉里信義著於朋友家貧不能自存挾策走京師求食年五十餘始以謄錄三禮館議敘授山西保德州吏目居無何又署代州吏目又署岢嵐縣典史先後從仕僅八年而遽以老疾辭辭未卒歲而捐館故先人之德業未嘗少施於當世獨隸書流布



天下自公卿以逮閭里遠至滇黔楚蜀燕秦三晉之間莫  
不有之方先人少時事祖父有至性授室後猶俯受捶撻  
祖父既沒兩叔並幼先人撫使成立遺產所入悉留以與  
兩叔婚娶已又聽售已分爲資生之本而自授書鄉里給  
祖母兩叔暨全家朝夕以此益困憊無聊而一發之於書  
及爲吏又得邊境極寒苦地薪俸無多苞苴之至者峻謝  
不納長吏廉知其狀往往故爲索書而厚償筆墨之值緣  
是數年在官幸而無缺還京師後見耀出入禁省需費不  
支猶日染翰操觚易金錢濟耀蓋先人之於書未嘗一日  
少輟手摹西岳華山碑至二百餘通自書千字文稱是其

他散在縑楮不計其數 本朝書示自顧云美鄭谷口以  
來未有若先人之勤且多者也先八初諱元咎後更諱璜  
字虞實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以乾隆二十  
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於京師邸寓是年七月燿扶柩南  
還小地於東顧新阡卽祖遺之分而爲向所售者用錢一  
萬六千五百僅歸四分之一十二月先舉祖父母兩殯明  
年十月十五日始克葬我先父於穆位前母金朱兩孺入  
祠焉而我母陳太孺人生壙亦於是定前後共用十萬錢  
有奇嗚呼燿不能遽求當代之文以爲親榮又可不自述  
焉以流示子孫耶是爲記

居官不許一事而獨表其善書而先人之賢自見而已  
之賢亦見此之謂史裁此之謂實錄

鹵簿名物記

始余入朝見鹵簿心焉識之不得其名問之同僚亦莫能  
數而對也及觀禮器圖乃歎從來制作之明備殆無以復  
加於茲矣昔司馬遷適魯觀孔子車服禮器至低徊不能  
去矧親炙聖人之治化獲觀當時之禮樂者哉按鹵簿之  
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鸞駕者  
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物  
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  
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  
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

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  
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  
純紫與赤而方蓋八爲扇者七十二畫字者八黃而雙龍  
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  
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又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  
霓也羽葆也各四幡之屬十有六信施也絳引也豹尾也  
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  
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爲一  
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有四金節四儀鎧鑿四黃麾  
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

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片爲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  
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鳥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  
獸者遊麋形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  
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  
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亦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雷五  
雲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花  
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  
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卧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  
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共名一十  
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

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  
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燈至銅角其名  
十六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焉午門之外有五輅五寶象  
焉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  
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  
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爐有香盒數各一沐盆唾  
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机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  
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戈戟  
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蒲蓋者一人躬下花蓋之間執  
前轡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

殿之下陞之上執戲音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幾八百人

昔者予入太廟每事問余雖卑賤猶得以時從公卿大夫  
後非舞於庭間焉而莫對於心誠不能無憾今得其名與  
物而疏記之其亦於孔氏之教庶幾其不悖耳矣

敘次有法亦整齊亦變化其體自韓昌黎畫記得來而  
書之顧命實先之



讀詩說

昔劉汲有云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余嘗攷之周頌三十一篇商頌那烈祖元鳥三篇各止一章其餘二章者四十一篇三章者一百一十四篇四章者四十六篇五章者十七篇六章者二十篇七章者八篇八章者十九篇九章者三篇十章者二篇若抑則十二章正月則十三章桑柔則十六章此謂什無定章也盧令令及魚麗之後三章止二句則至少也商頌之元鳥三十二句周頌之載及三十一句則至多也其餘或前少而後多或前多而後少或數章並少

而一章忽多或前後俱多而中間忽少漢魏以後之時如  
無名氏十九首鮑昭行路難猶然如此此謂章無定句也  
七兮鱗魴鱗鯢皆以二言爲句不第劉勰所舉祈父肇禋  
也螽斯羽麟之趾殷其雷標有梅皆以三言爲句不必成  
伯瑜所舉夜未央綏萬邦思無疆振鷺終篇也五言則知  
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  
好之雜佩以報之又虞芮質厥成文王既厥生予曰有疏  
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皆全章五字爲  
句至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仕國則連三章皆五字爲句文  
選注謂始自李陵或曰枚乘劉勰亦云召南行露始肇半

章者皆非也六言則擘虞所稱我姑酌彼金罍之類是已  
七言則王應麟所稱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是已八言則  
成伯瑜所稱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已不至九言十言者  
成謂聲長氣緩難協雅音理或然矣此則句無定字三古  
未有韻書四聲惟其所用如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則平上同用惟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  
百兩御之御與居韻正讀如字不當音遇則平去同用江有汜之子歸不  
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則平上去同用玼兮玼兮其之翟  
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拂也揚且之潛也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掃也則上去入同用碩人其頤衣錦

裴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則平上去同用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於鵠既  
見君子云何其憂則平上去入四聲同用此法至兩漢猶  
存司馬相如封禪頌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  
可喜此去上同用也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  
不幸位微我王朝東方朔誡子詩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  
見神藏與物變化此平去同用也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續此上去同用也雷震震電  
輝耀明德鄉治本約傅毅廼志詩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  
我嘉務誨我博學此去入同用也此則字無定音然猶其

大較也精而言之又有一字而古今異讀者從乎古則知作者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合於天籟之自然從乎今則一篇之內或易數音兩句之中互爲齊楚於是強爲之叶以求萬一之合而唇吻之間無非荆棘此後人不揣其本之故也昔人謂六經更秦火之後易以卜筮存詩以諷誦存蓋詩與樂相表裏當其入弦匏而出金石固非伶官世業不能記其鏗鏘傳其節奏若夫文詞句字之間聲聲相續各有倫緒不必播之樂府固已接於耳而易入熟於口而難忘雖婦人孺子口相授受歷久記憶較之他經之文其傳爲尤易永也後世聲口訛淆遞相變易周鼎沈約考

定四聲遂以古人魚虞之字入於尤侯歌麻之字歸諸支微部分一定雖有方言俚曲符合古初反據今世韻書起而更之然後三百篇之本音盡亡矣今雖簡冊具存學士大夫能尋其義而不能究其聲如讀左右采之之采爲倉宰反琴瑟友之之友爲云九反則采之與友相去甚遠又況平或轉爲入去或訛爲上昔人所口耳習熟而囁囁如貫珠者今已似儀禮之難讀古文尙書之聲牙而安貢其諷誦在口獨異他經哉夫讀詩而不依其音與讀易而不<sub>レ</sub>用其占其<sub>レ</sub>契正同蓋始皆誤於儒先之言理以爲由是可<sub>レ</sub>以窺聖賢之學繼皆誤於學官之考課以爲持此足以爲

利祿之階而不知詩之所以不謂之易易之所不謂之書  
禮春秋者其所取義固各有在也古者紉有虞殯春有相  
杵王豹處淇而齊右善歌綿駒處高唐而國俗盡變使聲  
不足以相應律不足以相和則何以感人性情移風易俗  
若是之捷乎今三百篇固先王所以感性情移風俗之具  
也而徒以失其音學者對之至不異於讀易與書禮春秋  
而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  
以思者皆不可得而知之矣嗚呼樂經散亡而制氏失業  
吾不足以知三代之樂音韻遞變而篇什僅存吾猶可以  
考三代之聲陳第有言詩以聲爲教也若其意深長而於

韻不諧則文而已矣爲今詩者古韻可不用也讀古詩者古韻可不察乎近世顧亭林著詩本音一書能卽古人之詩以審知當時之音而一掃從前強叶之病予故特揭之以示學者亦庶幾復古之一端也哉

古無四聲之別卽一字亦古今異讀知古音則詩以人樂不知古音則詩徒爲文篇中指畫確鑿辨析分明文氣寬博雄深亦曾南豐集中上乘文字



論畫山水

論山川氣魄之雄莫大於岱華江河岱宗以渾侖勝華岳以刻削奇然皆積麤砂礪石而後高大江以清駛莫禦黃河以奔騰駭矚然皆挾泥淤瓦礫而後猛今將撫其全體則渾侖者元氣盎然刻削者峻峭天成清駛者波瀾如鏡奔騰者萬怪爭趨現諸紙上懸諸虛堂莫不以爲此岱華江河之肖像也若指其中一樹一石一洲一曲而論則有絕無道理者故樹或倒生石或下銳洲如浮萍曲反直寫在全體中人自不覺或止繪一樹一石一洲一曲而適得其倒生下銳如浮萍反直瀉必以爲大不通而不知此正

岱華之一樹一石江河之一洲一曲也凡作畫者不能盡  
寫岱宗華岳長江大河之全體則其偶出於一樹一石一  
洲一曲者毋謂此世間所無乃正岱華江河所藉以成天  
地之大觀者審乎此而後可以論畫

知此解者雖以論大家之詩古文詞可也

書張嘯蘇夫人篇後

嘯蘇名鈴卽墨人  
乾隆庚寅舉人

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  
善事卽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  
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癉  
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人有望報之一念卽日降之福而  
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  
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  
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  
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  
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

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爲善皆天之所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焉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直見如心之主宰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

附天人篇

天之所以成形者氣爲之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氣爲之也人既有是氣必有主宰乎是氣者則心爲之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正目而不見其形傾耳而不聞其聲而實流行於四肢百骸而不可遺也夫以人而視天氣之至微者也以至微之氣而猶有主宰者存豈太虛之廣遠大化之幽深而謂無物焉以主宰之無是理也程子曰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固非路遠言妖如泰西之所述然陰陽統會之處造物微妙之所無莫無聲必有元精焉以爲之主宰不可誣也或曰然則天人感應之故皆是主宰者有以察之故或則培之而或則

覆之也曰無庸也天人一體者也何以明其然也三才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形而上者一理之充周形而下者  
則一氣之融結也夫之所以成形者是氣也人之所以  
成質者亦是氣也氣猶水也魚之遊於江海也噓吸而  
吞吐魚腹之水卽江海之水也離之而無可離翬之而  
無可畫也其感應之不爽也理有以相通卽氣有以相  
觸也如心之於四肢百骸也一髮之痛心必覺之一肢  
之癢心必知之降祥降殃是以捷如影響也詩曰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及之云者言乎其  
體之一本也而人之自絕於天者見爲己之身也不知

其爲天<sub>之</sub>身也縱嗜欲蔑禮義喪志伐性所以病乎天  
之身者無所不至在天方惴然以悲惻然以痛而彼昏  
不知且謂天道夢夢於我何有也不亦大可哀也嗚呼  
古聖人於天人之際三致意焉蓋欲人知其體之本一  
耳不悟其體之爲一而幽獨之中可以惟我所爲其甚  
者遂至爲天所絕而忍降之割如毒疽潰癰雖一身之  
物亦有時決而去之不復惜可不懼哉

嘯蘇天人篇實能講出天人一體所以然之故發揮  
透澈罕譬分明醇乎其醇似勝先儒語錄書後文補  
出爲善須窮理一層亦佳

重修虞帝廟碑

五帝皆生而尊貴惟舜自窮蟬之世已微爲庶人黃帝高陽高辛皆號神靈唐堯史比雲日惟舜耕稼陶漁執恒人之業事親友弟行恒人之事故教之切於恒庶莫舜若也夫以聖人責恒人則恒人以爲絕德而不可幾也以帝王之聖責庶人則庶人以其至貴而不敢儼也惟以恒人責恒人以庶人之恒行責庶人則恒庶皆將黽勉以聽從矣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大吾人之去舜不知幾萬里盜跖之不及吾人又不



知幾萬里而自顏孟言之若初不甚遠者何也執恒人之  
業行恒人之事卽顏子之所謂有爲耕稼陶漁事親友弟  
卽孟子之所謂爲善若此者人孰不能而舜何遠乎歷代  
帝王天子之所有事陵廟所在必飭有司崇飾致祭舜陵  
自在九疑衡湘之間濟南以地有歷山舜宮耕此立廟郡  
城曾文定薛文清皆有文述其事乾隆辛卯恭遇 聖  
母八旬 上推孝治之隆詔加升聖藏事之日縣令以  
告乃舉其切於恒庶者以教吾民歲時入廟無曰帝至貴  
聖絕德而忘顏孟之遺訓也

刊落浮蕪獨標雋旨

蒿菴書院碑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菴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黉屋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

顧甯人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畧皆未醕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安舍安冀者指迷說畧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叅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三先生皆得俎豆贅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

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  
留之北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  
英書院歲久傾頽燕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  
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  
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樂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  
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  
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  
舊有之樂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  
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懇城令陳君珏成庀材鳩工始事於  
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誼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生升

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歎請余一言文諸石余  
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窮教之旨  
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翁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  
邦人士之模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  
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是在於以溯三先生  
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表章不遺餘力文亦嚴整

請濬泉渠稟

竊照兗泰二府屬十七州縣共泉四百七十有八較之前  
代二百二十餘泉不啻加倍而一遇小水之年不聞水勢  
增多固由泉源需雨而旺亦恐人事有所未盡今查各泉  
源有上中下三等其下泉細流不足深恃姑弗置論至於  
上中二泉疏則未有不流流則未有不效涓滴之益者故  
疏導之方雖在泉源尤在泉渠蓋泉源類出於泥穴石罅  
之中稍有淤闕流卽閉塞故凡有泉之處必須寬砌泉池  
一以障在外之泥沙一以容在內之停滯泉渠長或數十  
里濶或數尺由支達幹滙爲洪流必須節節肥疏在在通

利相度地勢由高趨下然後其行無阻其流不絕今泉池已按年陸續修砌凡屬泉穴所在爲沙泥壅遏者尙少惟是泉渠道遠流長地勢不平往往水至半途不能下達上雖有泉下則無路州縣奉檄疏通徒以空文申覆而管泉佐雜職小權輕通判於屬州縣亦不能操其長短遂至呼應不靈視同隔膜今當頻年水小之時慮心籌畫焦勞諭令酌委人員分投各州縣會同地方官實力疏通職道竊謂地方之不以泉務爲事已非一日今如止照從前差員暨檄前往而不以白簡嚴緝其後勢必仍以空文塞責於濟運終無裨益應請此次差員會同疏濬之後如仍虛

應故事泉集或有壅塞及地勢仰高不能下達情事職道  
覆行查出或經憲臺暨巡漕親勘得實並請將地方官及  
會同疏濬之委員一并嚴叅究治庶幾於事有濟今遵諭  
與泉河胡倅酌量道里遠近擬請派委齊椿年前往新泰  
蒙陰萊蕪泰安張永鑑前往滋陽泗水曲阜甯陽吉佩琮  
前往鄒縣滕縣嶧縣魚臺馬勇琳前往東平汶上平陰肥  
城俱各會同該州縣立即集夫疏濬並飭胡倅董率嚴催  
俟工完之日職道親往抽查是否認真據實稟報期於疏  
泉利運實有裨益伏候憲臺批示遵行

濬泉須在疏渠實爲要着



請復月河稟

竊照東省開河自臺莊至版開綿長六百里間年大挑於  
南旺濟甯臨清彭口四處工費尤鉅定例於十一月初一  
日閉壩十二月正月挑竣際此天寒日短之時層冰互結  
椎鑿難施自五鼓力作以至日中方能挑去冰凌徐施春  
鍤每夫二人尙須趕挑深尺方丈之土日力不足繼以燈  
火墮指裂膚歲勞無已此向來挑河之情形殊可憫惻者  
也攷明代有以正月閉壩二月完工者又有以九月閉壩  
十月完工者正月則南糧已至九月則回空未畢且當舟  
楫盛行之日斷流兩月公私往來均屬不便惟於此四處

各開月河於九十月間令回空船隻於此行走一面將正  
河及時挑浚此時氣不甚寒日不甚短河夫舉鋪一日可  
收兩日之功於工程亦可尺寸較量驗收得實謹查南旺  
二閘向來原有月河各長二十里並有牐座南曰石口北  
曰界首每遇大挑於汶河口及上下二閘築壩由此通舟  
此河隆慶年所開崇正中堙廢今尙有南月河口收水入  
湖似可仿其遺蹟重加疏濬內築子堰外臨河堤以復南  
旺月河之制濟甯曰在城閘下起至濟安臺止計長四里  
有餘明代因天井塘內挑淺不時穿此月河以便商旅今  
河形如故估船爭停似可量加寬展撤去上中下新三閘

使可浮駕漕舟以廣濟甯月河之用臨清南版新聞之北  
向有會通臨清二閘另爲一河因衛河刷深閘底過高改  
由南版新聞行舟宏治間司徒白昂改修閘底欲復舊制  
而又失之過卑至今仍由南閘以行如令修浚此河并將  
會通臨清二牖重加改建使高卑適中便於出入則又可  
收臨清月河之利至於彭口之水向由三河口出後雖改  
由彭口制度未備雍正四年前河憲齊公蘇勒曾請於彭  
口南岸另開通河三里如月河形借舊河以蘘沙邵議未  
允然誠開此月河回空船隻不走正河俾得及早築埧興  
挑實於彼此有益則又可期彭口月河之效以上四處修

復者三創制者一需用土方工料飭委妥員確估如果錢糧重大卽分年辦理陸續興舉亦無不可誠東省開河不朽之盛業也

## 論回民稟

接奉憲札飭查通省回民雜處州縣並何處最多開摺備帶遵查回民多寡向無案卷可稽近年編查保甲亦未將回民分別造報就本司衙門現充書役人等遂加詢問亦不能明白登答大抵此種回民隨處多有在東省則濟南省會之地及臨清東昌濟甯等水陸馬頭人煙湊密處所聚集尤衆青州武定曹州兗州沂州泰安等府次之登萊二府又次之其作奸犯科鬪毆行竊犯案纍纍者不盡在通都大邑聚集人衆之所卽稍僻州縣如定陶商河等處間有百家數十家聚居一處卽易生事蓋急則訐弛則恣

者其習然也雖聚衆三人以上無不從重定擬法令已極森嚴而究無以革其桀驁之性化爲善良之俗本司竊謂此非可旦夕期也今奉飭查本司尙未知憲意所在但姑就愚陋之見策之則其法約有三端一則保甲宜另爲一冊也前此奉 旨清查保甲之時並未分別是回是民則此內恐有脫漏未查之烟戶村莊遂自以爲身在編查之外犯案到官亦無兼坐保長甲長之罪因而益肆爲匪者有之然當無事之時清查之吏突至亦慮致生驚擾愚見卽於回民中籍其武舉武生及各衙門現充書役之人委以保長甲長之任令其自行編查出具保任結狀如有前

項不法情事除本犯照例定擬外保用保長一併連坐如此則冒犯觸禁者宜少矣一則聚處至數十家宜設義學以資化導也昔湖南巡撫喬公光烈任秦州時爲回民立義學七處招其子弟捐給膏火使讀聖賢之書講中國之教制府下其法於全陝變而爲善者甚多秦民至今頌之今宜仿行其法使所在州縣訪尋篤實而有學行之生貢使爲之師教以 聖諭十六條並小學孝經務使成誦在口講說無差則禮義已油然而生而後潛奪彼教中所傳天方之書惑人之術使其自相毀棄不肯奉行然後明下一令勒將所藏之書獻出消燬則其教宜熄矣一則回民

婚配宜與百姓一體相通也查回民之人中國已千有餘  
年矣而男女婚姻從未嘗有與中國相通者緣中國之人  
鄙夷之不屑爲伍回民亦遂有自外之心而轉若傲睨我  
中國而不欲爲婚者其實必非其本心也今回民宮室衣  
服器用財賄以及科名仕宦一切欣慕乎我人取資乎百  
姓而惟嫁娶一節不能相通特拘於其教而已今如明下  
一令曰有以女適民間者給之花紅娶民間之女爲媳者  
給之羊酒一甲之內有通婚姻至五家者州縣給甲長匾  
額一甲之內有通婚姻至三十家者知府給保長匾額有  
之則加獎賞無之不許抑勒如是而姻亞之間先通和氣



所生子女皆染華風三十年後可盡革回民之俗無向者  
急則訐弛則恣之患矣本司愚陋之資毫無見識今因飭  
查此事而不得其由敬抒謬論以備採擇伏惟垂覽

慮患實深弭變宜早三策俱可行用

與汪觀察論禦賊啟

昨馬比部過濟接奉手書旋溯一函佈復諒邀照鑒頃聞  
回空船隻知有惡張賊匪一案停泊衛河不敢前進旗丁  
頭舵各帶家口聞風畏懼亦屬人情今能委曲開導照常  
行走不誤回次受兌固屬大妙否則坐守河干訛言日起  
亦恐因此復生事端不可不慮此時入境之船未經進口  
者約可得十數幫每幫以五十船計算約五六百船每船  
丁舵水手以十人計算約有五六千人使此五六千人袖  
手旁觀而無職業其可爲慮甚深今賊匪自壽張陽穀而  
堂邑而臨清駿駿乎有入畿輔之勢如令糧船停泊西岸

不得并楫勢難飛渡一切差民船隻俱令在西岸停泊再令每船一丁率領水手四人執持撓鈎白棍常在東岸河崖守候如有前項賊匪臨河呼渡奮力齊擊縛其夥黨解赴道轅請賞其餘水手人等並在西岸保護船隻鳴鑼吶喊輔助聲勢則賊膽必落返而退走而我兵厚集追躡其後又將驚逃如此既可以轉無用之人爲有用復可以潛明五六千人猜懼疑貳之心如蒙採納乞卽飛稟河漕兩院附摺奏聞一面傳集運弁面授方略權宜行事此亦執事不世之功也幸而數日之內事得甯息尙可趕赴水次卽或多延時日不無守凍之虞亦係奏明辦理必邀 聖

明俯鑒事切同舟不嫌借箸伏惟垂察  
絕妙經畫先生胸中真無所不有

曉諭濟甯士民示

爲曉諭事照得壽張匪徒滋擾地方本屬不成事體不過數十捕役可以擒縛了事奈百姓久享太平不知兵革一聞賊起互相恐動強者幸而逃生弱者被其刼制驅迫前行恃爲護衛流言四布遂謂其黨盈千不知此中僅止無賴數輩餘皆安分良民也今蒙河撫部院提兵奮擊誅戮大半其幸存偷息者自知罪在不赦欲渡衛河遠颺則其伎倆可見且亦無南竄之意灼然易知況內有青登勁旅外有直豫聲援京營數千又復襄糧壓境雖有強大跋扈之師尙當折角挫短求生不獲況此潢池赤子被其驅脅

者乎濟甯去臨清四百里中有東昌大郡扼其要害豈能  
插翅飛渡擾我四封州牧身膺民社先事預防諭紳士  
募集鄉兵無非爲保護民生起見一切操辦軍需俱照市  
價平買出示通諭有目共知此有司之責而亦紳士所當  
分憂共患者也乃聞里巷訛傳有欲移家出城者夫賊在  
四百里之外未嘗一矢相加而先不免轉徙逃亡之慮此  
必爲鄉鄰親戚所竊笑矣況濟甯本一都會又有河標勝  
兵持戟誰何賊卽南來必向僻邑小縣兵單備微之處不  
敢窺此富強自取滅亡移家出城意欲何爲至於鄉間百  
姓又欲入城自保此亦非計四廬舊聚俱在四鄉一經移

從自本處皆小從而生心窺其戶牖奪其積聚否則要之  
半途攫其財賄此臨清之賊不至而自生荆棘者也其爲  
不可亦與城中欲出者相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鄉民  
聚處一莊即可各自防守如館陶武生王建基率領鄉人  
殺賊立授千總臨清回民拒賊於禮拜寺厚蒙嘉賞如此  
之類勇氣首推於一郡義聲表著於四方豈不可慕可敬  
而願甘爲東奔西竄流移不定之民乎夫大敵當前尙賴  
衆志成城況今並無一賊何爲易惑難解如謂賊氛甚遠  
不應預爲籌備則大不然自古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今賊  
雖北向安知不以前途阻截退而南奔或有零星竄走不

敢公然爲盜因而昏夜肆竊者亦不可不預爲警備然則  
經營籌畫該牧大有苦心本道仰荷 聖恩監司此地  
勞苦憂患均與百姓共之其各敬聽箴誨毋得無故相恐  
妄生尤怨凡屬紳士亦當明白曉勸上以輔助有司之不  
逮下以綏安易動之人心本道實有厚望焉

指畫分明詞氣亦復慎重